

國防戩戮叢書
第四種

流寇隊長

王震之執筆

戩戮叢書店刊



書叢劇戲防國

種四第

長隊寇流

(作創體集)

筆執之震王

店書劇戲

流寇隊長

全劇重要人物素描

袁占魁 卅幾歲，原是軍隊中的一個機槍連的排長。某次戰爭中他集合了他部下的弟兄攜帶武器脫離了部隊，原來他的意思是糾合了這一腔武力東竄西奔，打家劫舍，過一些流寇式的生活，後來不知道在那一個地方，遇到了一部分開初草創的武器不全的民間游擊隊，兩下裏聯合起來。於是我們排長因為擁有了實力，便當起這個隊長，打起游擊來，但在他的意識中顯然的「打游擊」和「作流寇」看不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來，依然是那樣的放縱部下甚至於可以說迎合部下落後的心理，來企圖把握羣衆，建立自己在羣衆間的威信。根本便不曉得什麼是紀律，維繫隊伍，統治隊伍的，只有他自己的命令，時常爲了自己的統治，來猜疑嫉妬別人，特別是原來游擊隊中的政治員，現在在隊伍中比較得到羣衆信仰的徐展如，更是他時刻注目的敵人。歡喜喝酒，不大會喝醉，對於女人，自信的覺得也像是和他喝酒一樣的不會着迷。

徐展如是一個精敏幹練的典型人物。隊伍中目前內在的矛盾的確使他感到是從來沒有的困難，但是他堅信能够把一切眼前的困難克服，擺在他肩上的責任是怎樣能够把這個難生的隊伍變成一個堅強的游擊隊。特別是在減少袁占魁疑心猜忌這一點上。他花費了很多的心血，相反的得到的結果，却是因了一些不相干的問題，更引起袁對於他的含恨和敵視。袁對於徐的態度，雖然有多少人爲他不平，但他自己仍能泰然處之。不因爲這事激起了些須的灰心和怨棄的觀念。

呂靖是一個北平流亡出來的女學生，來到隊伍裏的日子還不多，在隊伍裏担负文化娛樂工作，有高尙的理想和熱烈的求知的慾望。天真可愛，在她看到什麼不平 and 遇到些委屈的時候，總不免拉一個人來說說講講，彷彿一肚子的委屈和不平，在這說說講講以後便完全解決了一樣。她是隊伍裏唯一的女性，工作上又是那樣的容易使人感到慰藉和親切，農民們和那挑槍桿出身的弟兄們全因爲隊伍裏有了這樣的一個姑娘而驕傲着，背地裏誰要是有些言語傷犯了她，准保這個人會得到羣衆的攻擊。不過袁占魁却因爲身份的超越，沒有這許多的顧及，正因爲這樣，使得她感到莫大的侵害，因之她對於袁除去因爲他是一個隊長，本份的服從尊重以外，內心裏

不曉得爲什麼那樣的鄙責和厭惡，倒是隊伍裏的那個鄉村小學教員沈木鐸和她最談得來，或許因爲這傢伙的「窩囊」軟弱別人以爲可欺的地方，正是她覺得他熱誠老實的長處。

沈木鐸 老粗們不曉得他這名字的意義，異口同聲的叫他沈木頭，一肚子的古道熱腸，但給別人的印象却真正像似一塊木頭，腦頭呆滯的只會說一些囉裏囉嗦的理論，軟軟弱弱，委委屈屈的，他自己深深地感到他唯一的弱點便是嘴太笨，實際上的確也是他的思想常多於言論，言論又往往多過行動。

吳老趕 原是村裏的傭農，受了沈木鐸的大義開導才加入游擊隊的。笨笨拙拙的也像是一個老趕，痛快天性，古怪的脾氣，隊伍裏他祇肯聽沈木鐸的話，特別是和那一般營棍子弄不到一塊，常常因爲那一般粗枝大葉的老總們，對於他輕蔑，或過份的開玩笑，引起他不痛快，自己一個人躲在一旁去吸旱煙，生悶氣。

劉大運 袁隊長的一個膀臂，很會抓住別人的弱點，施一點小惠，常常他自豪隊伍裏沒有一個人和他談不來，就是因爲他「好交」的緣故。混過了多少個營頭，打了不少次的仗，但總沒有打死了他。從這許多寶貴的經驗中他深深的了解怎樣的發洋財，怎樣的發掘民間隱伏着的可以上手

的女人，很快的弄上了手，很快的又轉讓給別人，在這樣一個慷慨的施予上，劉大運結識了不少的刎頸之交。

孟連昇混了多少年軍隊，始終還是一個二等兵，二等兵只管二等兵，肚裏面的學問倒也不淺，譬如在宿營的時候，怎樣能夠先找到鋪板稻草，怎樣能向老百姓那裏找到燒雞子的蔥，薑，鹽，醬，別的人誰也不會有他那樣的老練。

曾國富天性生成的懶傢伙，但他有兩種特長，適足補上這一點缺，那便是又厚又硬的面皮，和存財守家的本領。

丁效忠，袁隊長當年在一個棚裏睡覺的老弟兄，有人說他和袁隊長燒過香，磕過頭，但他總不喜歡人家提到這些個事情上去，袁隊長的嘴裏也沒有說過這話，可是不知道這種關係怎樣一來就在隊伍裏傳開了，別人在他的面前莫明其妙的有一種仰視的感覺。他對於隊長的事情彷彿也特別關切些，隊長對於他雖然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好，但是究竟是老弟兄了，袁占魁又是那樣精明強幹，所以在他眼裏沒有什麼人能够壓得過隊長一句話。

陳應龍從來沒有受過什麼拘束，就是在隊伍裏聽見排長講到什麼紀律便頭痛，打打仗鬧點外快，

掏裏跑了放放大炮，罵罵人就是他爲人三大哲學。

姚二嫂 老總們送給她個外號叫「大紅鞋」，一雙水淋淋勾魂的眼睛，增加了他三分人材。這一次隊伍開到村裏來，她給他們洗洗衣服，補補襪底，沒有兩天，跟他們全鬧得很熟，不用說劉大運當然是最熟的一個。這類女人在老總的眼睛裏看得多了，原算不了什麼，除過那一般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老趕才大驚小怪的看不過去呢。姚二嫂和老總們打交待不僅是頭一次，她明白老總們愛些什麼調調兒，可是她又抓得準，包能把這一羣餓虎降服得像綿羊一樣。這一套本領，就連劉大運都逢人豎起大姆指說：「二嫂真是我眼裏看到的頭一份兒。」

第一幕

時間

夏天的一個晚上。

地點

村中一間民房裏。

人物

吳老趕

姚二嫂

沈木鐸

余老頭

徐展如

包
奶
奶

呂
靖

陳
應
龍

哈
二
虎

丁
效
忠

袁
占
魁

曾
國
富

劉
大
運

村 民（不上場）

游擊隊員（不上場）

佈景

一間比較寬暢的民房，現在給袁隊長居住着，鋪陳得倒還考究，只是有點凌亂，桌上有吃剩下的酒，和些菜餚，地下丟滿了雞骨頭，水菓核。

幕啓

屋裏沒有人。窗外看得見有人忙忙碌碌地走來走去，黑影憧憧，彷彿是搬挪什麼東西，準備睡覺了似的。遠遠的呂靖在那裏教着隊員們唱歌，一句兩句，翻來覆去的唱着。離房子不遠，幾個人紛紛的吵着嘴，到後來，聽得出吳老趕直着嗓子問：「我這話說錯了沒有？我這話說錯了沒有？」接着陳應龍罵了聲：「入他姐，老爺就是不懂這一套！」嘴裏哼着軍歌：「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長坂坡前逞英雄。」走遠了。吳老趕討了個沒趣，委委屈屈的咕噥着：「我拿這請問隊長去，我倒看他怎麼說？」說着就走了進來。後面沈木鐸拉着他的衣袖，直勸他：「別管這些了，別管這些了！你不用去，你不用去！」

吳

（推開門，甩開了沈木鐸的手）我讓隊長聽聽，我這話說錯了沒有……（抬頭看見房裏沒有人，還不死心又叫了兩聲。）隊長，袁隊長！（自己抱怨地）隊長又上那兒去了？

沈

隊長沒有在屋裏？（這才敢探頭探腦的走了進來）唔！幸虧他不在，不然你不是自討沒趣嗎？

吳

我怎麼叫自己沒趣，你剛才在旁邊不聽着，我那一句話不佔理，我就成心要找他評

評這個理。

沈 我說你真是不諳人情少習世故，你想找袁隊長來評理，這豈不是與虎謀皮嗎？

吳 你說什麼？

沈 你聽我跟你說這個道理，丁効忠是袁隊長的磕頭弟兄，陳應龍又是袁占魁的部下，幾次他們糟踢了老百姓的東西，告到他這兒來，他都不管，老百姓吵得急了，他反而罵老百姓，這一回當事人還沒有怎麼追究呢，你是隊伍裏的人，反而出頭說話，隊長要不罵你個無事生風，有辱軍譽，才算我這話白說呢！

吳 我管了這事就能算是無事生風嗎？要是什麼事都叫人家老百姓吵了起來，咱們還成個什麼隊伍呢？

沈 這些事情想憑你我的力量來改正，有什麼用處呢？爲人要度德量力呀！你看我們的政治員爲了這些事情苦心積慮，弄得他一個人焦頭爛額又有什麼用處呢？在老百姓的面前，任他唇焦舌敝的去週旋，可是這般老總一點也不顧及他的苦衷，補好東

牆拆西牆，總在老百姓的面前打他的嘴。本來麼，這般老總，秉性如此，上面又有人偏袒他們，不辯是非還是爲所欲爲，由着他們的性子去鬧……（突然發現了桌上的酒菜，拈起一塊骨頭來。）你看，他們從老百姓那裏弄來的東西，連隊長還分一杯羹呢，你又有什麼話說？真是，咦！上有所好，下必尤甚焉！我勸你……

吳（搶過了那塊雞骨頭，看了看，忿忿地擲到地上。）別他媽的給游擊隊顯眼啦！偷雞殺狗禍害老百姓……沈先生，當初一日是我聽了你的話，才跟你到隊伍裏來的，你看隊伍裏現在鬧成了這個樣子，我還是跟你說開了，我明天請長假去了！

沈走到那裏去呢？你的家也沒有了。

吳家給鬼子佔了，我就憑我這身氣力到什麼地方給人家扛扛，長活也能混碗飯吃，再在這裏待下去簡直要把我肚子氣炸了，什麼叫游擊隊，簡直是一幫土匪！

沈（小心翼翼地）咦！謹防隔牆有耳……

吳誰聽了這話去誰就摸摸胸口問問心，看看對得起老天爺不？我不用說，是一個莊稼

漢問問他們，脫下了身上那件二尺半回到家去，誰不是老百姓，扛起了槍，混起隊伍就忘了他祖墳埋到什麼地方了，那就叫……

沈

（極力壓制他）老吳！老吳！你不要一時忍不住，把這些話都吵出來！

吳

吵出來，抓破了臉，散伙拉倒，他當他的土匪，我扛我的長活，沈先生你還是找一個館教你的書！

沈

我……不，我怎麼能離開這個隊伍呢！政治員在隊伍裏說句話有肯聽的，有不肯聽的，唯有我說一句話，不管是我們一起的人，還是後來參加的這般總爺們，都還能唯命是聽……

吳

得了罷！沈先生，要說起來，你說的話，凡是跟我們一塊出來的弟兄，沒有不聽你的，他們這般扛槍桿的，當着你的面不說什麼，背地裏他們的話可多着呢，都說沈木頭那個人……

沈

咳咳！不是木頭，是木鐸，（一字一板地）沈木鐸，你知道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那

兩個字，晨鐘木鐸的木鐸。

吳 我鬧不清是木頭還是……

沈 木鐸，木鐸，你聽清楚了。

吳 別管是那兩個字罷，他們這幫大兵提起你來就頭痛，倒是還有人說政治員的好話，可是我聽見劉大運那個壞蛋，在隊伍裏一個勁兒說政治員怎麼靠不住，怎麼跟外面人有來往，隊長的把兄弟丁效忠也這麼說，我看這件事也許就是袁隊長在那兒出主意……

（這時外面有腳步的聲音。）

沈 （機警的）住聲！隊長來了！

（門開開却是徐展如走了進來，手裏拿着一疊文件。）

（舒了口氣）呵！指導員！

徐 沈 呵！沈先生！

沈 指導員公忙得很！

徐 怎麼？老吳也在這裏！他們外面唱歌唱的那麼熱鬧，你不去跟呂同志學唱歌去？

沈 老吳這裏和我正在促膝談心呢！

吳 我沒有心去唱歌，徐先生，明天我跟隊長那裏掛個號，我告長假了。

徐 這話怎麼說呢？

吳 我住在這裏面沒有勁。我不幹了。

沈 老吳！你別說這些話。

徐 爲什麼事情呢？老吳，你有什麼不痛快的事情說給我聽。

吳 徐先生！你看，我們這隊伍裏現在成了什麼樣子了，當初光是我們那幾村裏的人，由你領着，打起游擊來心裏多痛快，到這兒，到那兒，老百姓沒有不歡迎咱們的，自從袁隊長帶着他幾個人，入了我們的伙，你就看罷……（氣得說不出話來）

徐 好！老吳！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我現在也正在爲着這些事情想法子呢，要想我們隊伍

變得好，這樣子鬧下去是不成的，不過，這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變過來的，這些人過去的壞毛病太多了！

吳 我真不明白，當初一日爲什麼一定要拉這一羣人入伍，沒有他們，咱們能省多少麻煩。

沈 你真不聰明，他們人少，可是有槍呀！咱們隊伍裏添加了十幾枝步槍，還有一挺機關槍，這多夠好呢！這叫做相機利……

徐 話不是這麼說，他們這般人如果不把他們吸收進來，帶着槍，說不定會去幹什麼事情來的。我們能夠把所有的人力跟武器都引到打××這條路上來不是很好嗎？

吳 引來罷！在隊伍裏他們仗着有槍桿，什麼壞事都幹，別人沒法管他，慢慢地帶着我們的人也學壞了。

徐 這不能隨着他們這樣鬧下去，好在他們到隊伍裏來的日子還少，原來我們的隊員們有沈同志和你常常的注意一下，我總相信他們這些毛病是有法子辦的，一方面

平常不斷和他們講，另外一方面，日子久了，在實際的鬥爭裏，他們會覺得他們的做法行不通，碰到了釘子也就好了。

吳 可是袁占魁那個傢伙，你拿他有什麼辦法呢？他在上面有意縱着他的手下人幹壞事情。

徐 袁隊長（遲疑了一會兒）看罷！那只有盡我的力量做起來看罷！實在是拿他沒有辦法的時候就……

吳 徐先生！我把話說在前面，信不信由你，袁占魁他私下裏叫人說你的壞話反對你呢，你得留神點。

徐 這個我倒沒有怎麼在意。

吳 徐先生，你人太好了，你把他總看成了哥兒弟兄一樣，人家那兒背地拆你的後台，撤你的後腿。

沈 老吳！你這未免有點言過其實了。